



21  
4997  
21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

壽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註

明 長州 陳仁錫 評閱

吳三

三嗣主傳第三

孫亮主

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權春秋高而亮最少，故尤留  
意。姊全公主嘗譖太子和子母，心自不安，因倚權意  
欲豫自結。數稱述全尚女，勸為亮納。赤烏十三年，和  
廢，權遂立亮為太子。以全氏為妃。太元元年，夏，亮母

三國志

孫亮

昭和十六年二月六日寄  
市島謙吉氏贈



潘皇后

潘氏立為皇后冬權寢疾徵大將軍諸葛恪為太子  
太傅會稽太守滕胤為太常並受詔輔太子明年四  
月權薨太子即尊號大赦改元是歲於魏嘉平四年  
也閏月以恪為帝太傅胤為衛將軍領尚書事上大  
將軍呂岱為大司馬諸文武在位皆進爵班賞冗官  
加等冬十月太傅恪率軍遏巢湖巢音祖反城東興使  
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東城十二月朔丙申  
大風雷電魏使將軍諸葛誕胡遵等步騎七萬圍東  
興將軍王昶攻南郡毋丘儉向武昌甲寅恪以大兵  
赴敵戊午兵及東興交戰大破魏軍殺將軍韓綜桓

諸葛恪  
滕胤受  
遺詔

呂岱  
城東興

全皇后

嘉業是月雷雨天災武昌端門改作端門又災內殿  
臣松之案孫權赤烏十年詔徙武昌宮材瓦以繕  
治建康宮而此猶有端門內殿實錄云諸葛恪  
有遷都意更起武昌宮今所災者恪所新作  
二年春正月丙寅立皇后全氏大赦庚午王昶等皆  
退二月軍還自東興大行封賞三月恪率軍伐魏夏  
四月圍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大半秋八月恪引軍還  
冬十月大饗武衛將軍孫峻伏兵殺恪於殿堂大赦  
以峻為丞相封富春侯十一月有大鳥五見于春申  
明年改元

孫峻殺恪

吳侯英

五鳳元年夏大水秋吳侯英謀殺峻覺英自殺冬十一月星芘于斗牛

江表傳曰是歲交趾稗草化為稻

留贊

二年春正月魏鎮東大將軍毋丘儉前將軍文欽以淮南之眾西入戰于樂嘉閏月壬辰峻及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留贊率兵襲壽春軍及東興聞欽等敗壬寅兵進于橐臬欽詣峻降淮南餘眾數萬口來奔魏諸葛誕入壽春峻引軍還二月及魏將軍曹珍遇于高亭交戰珍敗績留誕別將蔣班所敗于菰陵贊及將軍孫楞蔣修等皆遇害三月使鎮南將軍朱異

壹阜

高亭之樣菰陵之敗

孫儀等

城廣陵

襲安豐不克秋七月將軍孫儀張怡林恂等謀殺峻發覺儀自殺恂等伏辜陽羨離里山太石自立使衛尉馮朝城廣陵拜將軍吳穰為廣陵太守留略為東海太守是歲大旱十二月作太廟以馮朝為監軍使者督徐州諸軍事民饑軍士怨咷

太平元年春

吳歷曰正月為鐘立廟稱太祖廟

征魏

二月朔建業火峻用征北大將軍文欽計將征魏八月先遣欽及驃騎呂據車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咨軍自江都入淮泗九月丁亥峻卒以從弟偏將

外夷

或卒

軍綝為待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召還據等聞  
 綝代峻大怒己丑大司馬呂岱卒壬辰太白犯南斗  
 據欽咨等表薦衛將軍滕胤為丞相綝不聽癸卯更  
 以胤為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欲討綝綝  
 遣使以詔書告諭欽咨等使取據冬十月丁未遣孫  
 憲及丁奉施寬等以舟兵逆據於江都遣將軍劉丞  
 督步騎攻胤胤兵敗夷滅己酉大赦改年辛亥獲呂  
 據於新州十一月以綝為大將軍假節封永康侯孫  
 憲與將軍王惇謀殺綝事覺綝殺惇迫憲令自殺十  
 二月使五官中郎將刁玄告亂于蜀二年春二月甲

胤被獲

孫憲  
正惇

始親政事

亂軍政

小小聰明  
無正人輔  
道知不父  
矣

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以長沙東部為湘東郡西  
 部為衡陽郡會稽東部為臨海郡豫章東部為臨川  
 郡夏四月亮臨正殿大赦始親政事綝所表奏多見  
 難問又科兵子弟年少有勇力者為之將帥亮曰吾立  
 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為之將帥亮曰吾立  
 此軍欲與之俱長曰於苑中習焉  
 吳歷曰亮數出中書視孫權舊事問左右侍臣先  
 帝數有特制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書唯邪亮後  
 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  
 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扣頭亮問吏曰黃門從汝

三國志

孫亮

日

紀 瑣事不足

求蜜邪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侍中刁玄張邠啓黃門藏吏辭語不同請傳獄推盡亮曰此易知耳令被鼠矢矢裏燥亮大笑謂玄邠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當俱濕今外濕裏燥必是黃門所爲黃門首服左右莫不驚悚江表傳曰亮使黃門以銀椀并蓋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餉黃門先恨藏吏以鼠矢投餉中啓言藏吏不謹亮呼吏持餉器入問曰此器既蓋之且有掩覆無緣有此黃門將有限於汝邪吏叩頭曰嘗從某求宮中莞席宮席有數不敢與亮曰必是此也覆問黃門

具首伏即於目前加髡鞭斥付外署臣松之以爲鼠矢新者亦表裏皆濕黃門取新矢則無以得其奸也緣遇燥矢故成亮之惠然猶謂吳曆此言不如江表傳爲實也

五月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以淮南之衆保壽春城遣將軍朱臣稱臣上疏又遣子靚長史吳綱諸牙門子翁爲質六月使文欽唐咨全端等步騎二萬救誕朱異自虎林率衆襲夏口夏口督孫壹奔魏秋七月繚率衆救壽春次于鏞里朱異至自夏口繚使異爲前部督與丁奉等將介士五萬解圍八月會稽南部

救誕

會稽南部

丁密等

反殺都尉鄱陽新都民為亂廷尉丁密步兵校尉鄭  
冑將軍鍾離牧率軍討之朱異以軍士乏食引還繇  
大怒九月朔己巳殺異於鑊里辛未繇自鑊里還建  
業甲申大赦十月全緒子禕儀以其母奔魏十二  
月全端懌等自壽春城詣司馬文王

殺文欽

三年春正月諸葛誕殺文欽三月司馬文王克壽春  
誕及左右戰死將吏已下皆降秋七月封故齊王奮  
為章安侯詔州郡伐官林自八月沉陰不雨四十餘  
日亮以繇專恣與太常全尚將軍劉丞謀誅繇九月  
戊午繇以兵取尚遣弟恩攻殺丞於蒼龍門外召大

全尚  
劉丞  
擅廢

孫休

臣會宮門黜亮為會稽王時年十六

徙郡  
李衡

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年十三從中書郎射慈郎中  
盛冲受學太元二年正月封琅玕王居虎林四月權  
薨休弟亮承統諸葛恪秉政不欲諸王在濱江兵馬  
之地徙休於丹陽郡太守李衡數以事侵休休上書  
乞徙他郡詔徙會稽居數歲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  
覺而異之孫亮廢己未孫繇使宗正孫楷與中書郎  
董朝迎休休初聞問意疑楷朝具述繇等所以奉迎  
本意留一曰二夜遂發十月戊寅行至曲阿有老公  
于休叩頭曰事久變生天下喁喁願陛下速行休善

迎立  
董朝

于休

益秘

之是日進及布塞亭武衛將軍恩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輿法駕迎於永昌亭築宮以武帳為便殿設御座巳卯休至望便殿止住使孫楷先見恩楷還休乘輦進羣臣再拜稱臣休升便殿謙不即御坐止東廂戶曹尚書前即階下讚奏丞相奉璽符休三讓羣臣三請休曰將相諸侯咸推寡人寡人敢不承受璽符羣臣以次奉引休就乘輿百官陪位繚以兵千人迎於半野拜于道側休下車答拜即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是歲於魏甘露三年也

永安元年冬十月壬午詔曰夫褒德賞功古今通義

張布

釋李衡

此一事甚見作略

其以大將軍繚為丞相荆州牧增食五縣武衛將軍恩為御史大夫衛將軍中軍督封縣侯威遠將軍授為右將軍縣侯偏將軍幹雜號將軍亭侯長水校尉張布輔導勤勞以布為輔義將軍封永康侯董朝親迎封為鄉侯又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鉤斬祛在君為君遣衡還郡勿令自疑襄陽記曰衡字叔平本襄陽卒家于也漢末入吳為武昌庶民聞羊衡有入物之鑒在于之衡曰多事之世尚書劇曹郎水也是時校事呂壹操弄權柄大臣畏備莫有敢言衡曰非李衡無能困之者



遂共薦為郎權引見衡口陳壹奸短數千言權有愧色數月壹被誅而衡大見顯權後常為諸葛恪司馬幹恪府事恪被誅求為丹陽太守時孫休在郡治衡數以法繩之妻習氏每諫衡衡不從會休立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遂欲奔魏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過重既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見中國人乎衡曰計何所出妻曰瑯琊王素好善慕名友欲自顯于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請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

不治家亦免禍一要策

但直活而已衡從之果得無患又加威遠將軍授以綦戟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于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株臨死勅兒曰汝母惡我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足用耳衡亡後二十餘日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汝家失十戶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遺為宅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且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友好耳用此何為吳末衡其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家道殷足晉咸康中其

宅上枯樹猶在

已丑封孫皓為烏程侯皓弟德錢唐侯謙永安侯

江表傳曰羣臣奏立皇后太子詔曰朕以寡德奉

承洪業蒞事日淺恩澤未敷加后妃之號嗣子之

位非所及也有司又固請休謙虛不許

權臣典兵

十一月甲午風四轉五復蒙霧連日繼一門五侯皆

典禁兵權傾人主有所陳述敬而不違於是益恣休

恐其有變數加賞賜丙申詔曰大將軍忠敬內發首

建大計以安社稷卿士內外咸贊其議並有勲勞昔

霍光定計百僚同心無復是過亟案前日與議定策

告廟人名依故事應加爵位者促施行之戊戌詔曰

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事統煩多其加衛將軍御史

大夫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諸事壬子詔曰諸吏家

有五人三人兼重為役父兄在都子弟給郡縣吏既

出限米軍出又從至於家事無經護者朕甚愍之其

有五人三人為役聽其父兄所欲留為留一人除其

米限軍出不從又曰諸將吏奉迎高位在承昌亭者

皆加位一級頃之休聞繼逆謀陰與張布圖計十二

月戊辰臘百僚朝賀公卿升殿詔武士縛繼即自伏

誅已巳詔以左將軍張布討奸臣加布為中軍督封

省役

誅亂

張惇  
張向

布弟惇為都亭侯給兵三百人惇弟恂為校尉詔曰  
古者建國教學為先所以道世治性為時養器也自  
建興以來時事多故吏民頗以目前趨務去本就末  
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惇則傷化敗俗其案古置學官  
立五經博士核政應選加其寵祿科見吏之中及將  
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品第加  
以位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之者羨其譽以敦王化  
以隆風俗

二年春正月震電三月備九卿官詔曰朕以不德託  
于王公之上夙夜戰戰忘寢與食今欲偃武修文以

農桑

崇大化推此之道當由士民之瞻必須農桑管子有  
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一夫不耕有受  
其饑一婦不織有受其寒饑寒並至而民不為非者  
未之有也自頃年已來州郡吏民及諸營兵多違此  
業皆浮船長江賈作上下良由漸廢見穀日少欲求  
大定豈可得哉亦由租入過重農人利薄使之然乎  
今欲廣開田業輕其賦稅差科彊羸課其田畝務令  
優均官私得所使家給戶贍足相供養則愛身重命  
不犯科法然後刑罰不用風俗可整以羣僚之忠賢  
若盡心於時雖太古盛化未可卒致漢文升平庶幾

漢人貴業  
所未道

可及。必之則臣主俱榮。不及則損削侵辱。何可從容俯仰而已。諸卿尚書可共咨度。務取便佳。田桑已至。不可後時。事定施行。稱朕意焉。

嚴密

清里塘

三年春三月。西陵言赤鳥見。秋用都尉嚴密議。作浦里塘。會稽郡謠言王亮當還為天子。而亮宮人告亮使巫禱祠有惡言。有司以聞。黜為候官侯。遣之國道。自殺。衛送者伏罪。

亮自殺

吳錄曰。或云休鵠殺之。至晉太康中。吳故少府丹陽戴顓迎亮喪葬之。賴鄉以會稽南郡為建安郡。分宜都置建平郡。

吳歷曰。是歲得大鼎於建德縣。

周突

石偉

四年夏五月。大雨。水泉涌溢。秋八月。遣光祿大夫周奕。石偉。巡行風俗。察將吏清濁。民所疾苦。為黜陟之

賜

楚國先賢傳曰。石偉字公操。南郡人。少好學。修節。不怠介。然獨立。有不可奪之志。舉茂才。賢良方正。皆不就。孫休即位。特徵偉。累遷。至光祿勳。及皓即位。朝政昏亂。偉乃辭。老耄痼疾。乞身。就拜光祿大夫。吳平。建威將軍王戎親詣偉。太康二年。詔曰。吳故光祿大夫石偉。秉志清白。皓首不渝。雖處危亂。

馬尚  
不屈

廉節可紀年已過邁不堪遠涉其以偉為議郎加  
二千石秩以終厥世偉乃陽狂及育不受晉爵年  
八十三太熙元年卒

九月布山言白龍見是歲安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  
更生穿土中出

五年春二月白虎門北樓災秋七月始新言黃龍見  
八月壬午大雨震電水泉涌溢乙酉立皇后朱氏戊

子立子勳為太子大赦

吳錄載休詔曰人之有名以相紀別長為作字憚  
其名且禮名子欲令難犯易避五十稱伯仲古或

本皇后

太子寧

一字今人競作好名好字又令相配所行不副此  
瞽字伯明者也孤嘗哂之或師友父兄所作或自  
已為師友尚可父兄猶非自為最不謙孤今為四  
男作名字太子名靈靈音如湖水灣澳之灣字首  
酋音如迄今之迄次子名實實音如兕觥之觥字  
聿聿音如玄磬首之磬次子名相相音如草莽之  
莽字显显音如舉物之舉次子名寇寇音如褒衣  
下寬大之褒字熒熒音如有所擁持之擁此都不  
與世所用者同故鈔舊文會合作之夫書不體損  
益因事而生今造此名字既不相配又字但一庶

濮陽真  
孟宗

躬棄避其普告天下使咸聞知 臣松之以爲傳  
稱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治民是以  
政成而民則易則生亂斯言之作豈虛也哉然欲  
令難犯何患無名而乃造無况之字制不典之音  
違明誥於前修垂嗤駭於後代不亦異乎是以墳  
土未乾而妻子絕滅師服之言于是乎徵矣

冬十月以衛將軍濮陽興爲丞相廷尉丁密光祿勳  
孟宗爲左右御史大夫休以丞相興及左將軍張布  
有舊恩委之以事布典宮省興關軍國休銳意於典  
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尤姪射雉春夏之間常晨出夜

韋曜  
盛冲

還唯此時舍書休欲與博士祭酒韋曜博士盛冲講  
論道藝曜冲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陰失令已不  
得專因妄飾說以拒遏之休荅曰孤之涉學羣書略  
徧所見不少也其明君闇主奸臣賊子古今賢愚成  
敗之事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欲與論講書耳不爲  
從曜等始更受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攝君特當以  
曜等恐道臣下奸變之事以此不欲令入耳如此之  
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曜等然後乃解也此都無所損  
君意特有所忌故耳布得詔陳謝重自序述又言懼  
妨政事休荅曰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

似非待臣  
之禮

無所爲非而君以爲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耳政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所不取布拜表叩頭伏答曰聊相開悟耳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往者所以相感今日之巍巍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君其終之初休爲王時布爲左右將督素見信愛及至踐阼厚加寵待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自媒毀短懼懼涕言之故尤患忌休雖解此旨心不能從更恐其疑懼竟如布意屬其講業不復使冲等入是歲使察戰到交趾調孔爵太豬

布可惜

臣松之按察戰吳官號今揚都有察戰巷

委吐反

六年夏四月泉陵高黃龍見五月交趾郡吏呂興等反殺太守孫諸諸先是科郡上手工千餘人送建業而察戰至恐復見取故興等因此扇動兵民招誘諸夷也冬十月蜀以魏見伐來告癸未建業石頭小城火燒西南百八十里甲申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魏壽春將軍留平別詣施績於南郡議兵所向將軍丁封孫異如沔中皆救蜀蜀主劉禪降魏問至然後罷呂興既殺孫諸使使如魏請太守及兵丞相興建取屯田萬人以爲兵分武陵爲天門郡

救蜀 蜀亡

吳歷曰是歲青龍見於長沙白燕見於慈胡赤雀見於豫章

七年春正月大赦二月鎮軍陸抗撫軍步協征西將軍留平建平太守盛曼率眾圍蜀巴東守將羅憲夏四月魏將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句章略長吏賞林及男女二百餘口將軍孫穉微得一船獲三十人秋七月海賊破海鹽殺司鹽校尉駱秀使中書郎劉川發兵廬陵豫章民張節等為亂眾萬餘人魏使將軍胡烈步騎二萬侵西陵以救羅憲陸抗等引軍退復分交州置廣州壬午大赦癸未休薨

豫章亂

江表傳曰休寢疾口不能言乃手書呼丞相濮陽興入令子暉出拜之休把興臂而指暉以託之時年三十謚曰景皇帝

掘冢治城

葛洪抱朴子曰吳景帝時成將於廣陵掘諸冢取版以治城所壞甚多復發一大冢內有重閣戶扇皆樞轉可開閉四周為微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又鑄銅為人數十枚長五尺皆大冠朱衣執劍列侍靈座皆刻銅人背後石壁高殿中將軍或言侍郎常侍似公主之冢破其棺棺中有人髮已班白衣冠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玉

安



璧三十枚，籀戶兵人輩共舉出，人以倚冢。璧有一玉，長一尺許，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透出，墮地兩耳及鼻孔中，皆有黃金如棗許大。此則骸骨有假物而不朽之效也。

孫皓

孫皓，字元宗，權孫和子也。一名彭祖，字皓宗。孫休立，封皓為烏程侯，遣就國。西湖民景養相皓，當大貴。皓陰喜而不敢泄，休薨，是時蜀初亡，而交阯攜叛，國內震懼，愈得長君。左典軍萬彧昔為烏程令，與皓相善，稱皓才識明斷，是長沙桓王之疇也。又加之好學，奉遵法度，屢言之於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與布說

休，妃太后朱，欲以皓為嗣。朱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賴，可矣。於是遂迎立皓。時年二十三，改元大赦。是歲於魏咸熙元年也。

賤太后追謚

元興元年八月，以上大將軍施績、大將軍丁奉為左右大司馬，張布為驃騎將軍，加侍中，諸增位。班賞一皆如舊。九月，貶太后為景皇后，追謚父和曰文皇帝。尊母何為太后。十月，封休太子竈為豫章王，次子汝南王次子梁王，次子陳王，立皇后滕氏。

滕皇后

江表傳曰：皓初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料出宮女以配無妻禽獸擾於苑者，皆放之。當時

翕然稱為明主

皓既得志，麤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與布竊悔之，或以譖皓。十一月，誅與布。十二月，孫休葬定陵，封后父滕牧為高密侯。

吳歷曰：牧本名密，避丁密，改名牧。丁密避牧，改名為固。

舅何洪等三人皆列侯，是歲魏置交阯太守之郡。晉文帝為魏相國，遣荀吳壽春城，降將徐紹孫或衛命齋書陳事，勢利害以申喻皓。

漢晉春秋載：晉文王與皓書曰：聖人稱有君臣然

誅與布

外戚

後有上下禮義，是故大必守小，小必事大。然後上下安服，羣生獲所。逮至末塗，純德既毀，勦民之命，以爭疆於天下，違禮順之至理，則仁者弗由也。方今主上聖明，覆幬無外，僕備位宰輔，屬當國重，唯華夏乖殊，方隅圯裂，六十餘載，金革亟動，無年不戰，暴骸喪元，困悴周定，每用悼心，坐以待旦。將欲止戈興仁，為百姓講命，故分命偏師，平定蜀漢。役未經年，全軍獨克。于時猛將謀夫，朝臣庶士，咸以奉天時之宜，就既征之軍，藉吞敵之勢，宜遂回旆東指，以臨吳境。舟師泛江，順流而下；陸軍南轅。

取徑四郡兼成都之械漕巴漢之粟然後以中軍  
整旅二方雲會未及浹辰可使江表底平南夏順  
軌然國朝深惟伐蜀之舉雖有艱難之功亦悼蜀  
民獨罹其害戰於麟竹者自元帥以下並受斬戮  
伏尸蔽地血流丹野一之於前猶追恨不忍况重  
之於後乎是故旋師揆甲思與南邦共全百姓之  
命夫料力竹勢度資量險遠考古昔廢興之理近  
鑒西蜀安危之効隆德保祚去危卽順屈已以寧  
四海者仁哲之高致也履危偷安隕德覆祚而不  
稱於後世者非智者之所居也今朝廷遣徐紹孫

或獻書喻懷若書御於前必少留意回慮草筭結  
歡弭兵共爲一家惠矜吳會施及中土豈不恭哉  
此昭心之大願也敢不承受若不獲命則普天率  
土期於大同雖垂干戈固不獲已也

甘露元年三月皓遣使隨紹或報書曰知以高世之  
才處宰輔之任漸導之功勤亦至矣孤以不德階承  
統緒思與賢良共濟世道而以壅隔未有所緣嘉意  
允著深用依依今遣光祿大夫紀陟五官中郎將弘  
璆宣明至懷

江表傳曰皓書兩頭言白稱名言而不著姓 吳

錄曰陟字子上丹揚人初爲中書郎孫峻使詰南陽王和令其引分陟密使令正辭自理峻怒陟懼閉門不出孫休時父亮爲尚書令而陟爲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座出爲豫章太守 干寶晉紀曰陟瑯奉使如魏入境而問諱入國而問俗壽春將王布示之馬射既而問之曰吳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軍人騎士肄業所及士大夫君子未有爲之者矣布大慙既至魏帝見之使儼問曰來時吳王何如陟對曰來時皇帝臨軒百寮陪位御膳無恙晉文王饗之百寮畢會使儼者告曰某

者安樂公也某者匈奴單于也陟曰西王失土爲君王所禮位同三代莫不感義匈奴邊塞難羈之國君王懷之親在坐席此誠威恩遠著又問吳之戍備幾何對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曰道里甚遠難爲堅固對曰疆界雖遠而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王善之厚爲之禮臣松之以爲人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防護風寒豈唯數處取譬若此未足稱能若曰譬如金城萬雉所急防者四門而已友陟此對不猶愈乎 吳

錄曰皓以諸父與和相連及者家屬皆徙東冶唯  
陟以有交旨特封子辛都亭侯子弟瞻字思遠入  
仕晉驃騎將軍弘璆曲阿人弘咨之孫權外甥也  
璆後至中書令太子少傅

紹行到濡須召還殺之徙其家屬建安始有白紹稱  
美中國者故也夏四月蔣陵言甘露降於是改年大  
赦秋七月皓逼殺景后朱氏亡不在正殿於苑中小  
屋治喪衆知其非疾病莫不痛切又送休四子於吳  
小城尋復追殺大者二人九月從西陵督步闡表徙  
都武昌御史大夫丁固右將軍諸葛靚鎮建業陟璆

吳璆

休四子

都武昌

至洛遇晉文帝崩十一月乃遣還皓至武昌又大赦  
以零陵南部爲始安郡桂陽南部爲始興郡十二月  
晉受禪

晉受禪

張儼

弔晉

寶鼎元年正月遣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忠弔  
祭晉文帝及還儼道病歿

吳錄曰儼字子節吳人也弱冠知名歷顯位以博  
聞多識拜大鴻臚使於晉皓謂儼曰今南北通好  
以君爲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對曰皇皇者華蒙  
其榮耀無古人延譽之美磨鏑鋒鐔思不辱命既  
至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秀侍中荀勗等欲傲

何預

以所不知而不能屈尚書僕射羊佑尚書何預並  
結縞帶之姪

陸凱

忠說皓曰北方守戰之具不設戈陽可襲而取皓訪  
羣臣鎮西大將軍陸凱曰夫兵不得已而用之耳且  
三國鼎立已來更相侵伐無歲寧居今疆敵新并巴  
蜀有兼王之實而遣使求親欲息兵役不可謂其求  
援於我今敵形勢左彊而欲徵幸求勝未見其利也  
車騎將軍劉纂曰天生五才誰能去兵諷詐相雄有  
自來矣若其存闕庸可棄乎宜遣間諜以觀其勢皓  
陰納纂言且以蜀新平故不行然遂自絕八月所在

丁忠劉纂  
之言亦可  
思

賊施但友

言得大鼎於是改年大赦以陸凱為左丞相常侍萬  
歲為右丞相冬十月永安山賊施但等聚眾數千人  
吳錄曰永安今武康縣也

謙自殺

劫皓庶弟永安侯謙出烏程取孫和陵上鼓吹曲蓋  
比至建業眾萬餘人丁固諸葛靚逆之於牛屯大戰  
但等敗走獲謙謙自殺  
漢晉春秋曰初望氣者云荆州有王氣破揚州而  
建業宮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發民掘荆州界  
大臣名家冢與山岡連者以厭之既聞但反自以  
為徙土得計也使數百人鼓譟入建業殺但妻子

三國志

吳書三孫皓

正

云天子使荊州兵來破揚州賊以厭前氣  
分會稽為東陽郡分吳丹楊為吳興郡

皓詔曰古者分王建國所以褒賞賢能廣樹藩屏  
秦毀五等為三十六郡漢室初興闡立乃至百王  
因事制宜蓋無常數也今吳郡楊羨永安餘杭臨  
水及丹楊故鄣安吉原鄉於潛諸縣地勢水流之  
便悉注烏程既宜立郡以鎮山越且以藩衛明陵  
奉承大祭不亦可乎其亟分此九縣為吳興郡治  
烏程

都建業

以零陵北部為邵陵郡十二月皓還都建業衛將軍

滕牧留鎮武

二年春大赦右丞相萬彧上鎮巴丘夏六月起顯明  
宮

土木

太康三年地記曰吳有大初宮方三百丈權所起  
也昭明宮方五百丈皓所作也避晉諱故曰顯明  
吳歷云顯明在太初之東江表傳曰皓營新  
宮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攝伐木又破壞諸營  
大開園囿起土山樓觀窮極伎巧功役之費以億  
萬計陸凱固諫不從

陸凱諫

冬十二月皓移居之是歲分豫章廬陵長沙為安成

三國志

吳書三孫皓

三

郡

三年春二月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為司徒司空

吳書曰初固為尚書夢松樹生其腹上謂人曰松

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吾其為公平卒如夢焉

秋九月皓出東關丁奉至合肥是歲遣交州刺史劉

立子瑾

建衡元年春正月立子瑾為太子及淮陽東平王冬

虞汜

十月改年大赦十一月左丞相陸凱卒遣監軍虞汜

陶璜

威南將軍薛瑒蒼梧太守陶璜由荊州監軍李勗督

軍徐存從建安海道皆就合浦擊交趾

二年春萬彊還建業李勗以建安道不通殺導將

馮斐引軍還三月天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夏四

月左大司馬施績卒殿中列將何定曰少府李勗在

殺馮斐擅徵軍退還勗及徐存家屬皆伏誅秋九月

何定將兵五千入上夏口獵都督孫秀奔晉是歲大

擅殺  
伏誅

華覈

三年春正月晦皓舉大眾出華里皓母及妃妾皆行

東觀令華覈等固爭乃還

三國志

吳書三

三



龜

江表傳曰初丹楊刁玄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  
運命歷數事玄詐塲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  
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乎又得國中降  
人言壽春下有童謠曰吳天子當上皓聞之喜曰  
此天命也即載其毋妻子及後宮數千人從牛渚  
陸道西上云青蓋入洛陽以順天命行遇大雪道  
塗陷壞兵士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車寒凍殆死  
兵人不堪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耳皓聞之乃還  
是歲汜璜破交趾禽殺晉所置守將九真日南皆還  
屬

破交趾

璜有奇略

漢晉春秋曰初霍弋遣楊稷毛晃等戍與之誓曰  
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而城沒  
沒者刺史受其罪稷等日未滿而糧盡乞降於璜  
璜不許而給糧使守吳人並諫璜曰霍弋已歿無  
能來者可須其糧盡然後乃受使彼來無罪而我  
取有義內訓吾民外懷鄰國不亦可乎稷晃糧盡  
救不至乃納之 華陽國志曰稷捷為人晃捷寧  
人稷等城中食盡死亡者半將軍王約反降吳人  
得入城獲稷晃皆囚之孫皓使送稷下都稷至合  
浦歐血歿晉追贈交州刺史初毛晃與吳軍戰殺

三國志

吳書三 孫皓

音

魏毛昺

前部督修則陶璜等以昺壯勇欲赦之而則子允固求殺昺昺亦不為璜等屈璜等怒面縛昺詰之曰晉兵賊昺屬聲曰吳狗何等為賊吳人生剖其腹允割其心肝罵曰庸復作賊昺猶罵不止曰尚欲斬汝孫皓汝父何死狗也乃斬之晉武帝聞而哀矜即詔使昺長子襲爵餘三子皆關內侯此與漢晉春秋所說不同

大赦分交阯為新昌郡諸將破扶巖置武平郡以武昌督范慎為太尉右大司馬丁奉司空孟仁卒

吳錄曰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避皓字易焉

孟仁仁母

李肅

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為作厚襦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為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其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曰卿宰相器也初為驛騎將軍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既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據亦稍知之除為監池司馬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鮓寄母母因以還之曰汝為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遷吳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來以寄母常不先食及聞母亡犯禁委官詔在權傳特為減死一等復使為官益優之

三國志

吳書三孫皓

三

也。楚國先賢傳曰：宗母嗜節，冬節將至，時節尚  
未生，宗入竹林哀嘆，而節為之出，得以與母，皆以  
為至孝之所，致感累遷光祿勳，遂至公矣。

西苑言鳳凰集，改明年元。

鳳皇元年秋八月，徵西陵督步騭，闡不應，據城降，晉

遣樂鄉都督陸抗圍取闡，闡眾悉降，闡及同討數十

人皆夷，三族大赦，是歲右丞相萬彧被譴憂死，徙其

子第於廬陵。

江表傳曰：初，皓游華里，彧與丁奉留平密謀曰：此  
行不急，若至華里不歸，社稷事重，不得不自還，此

鐵圍一快  
事然與愈  
驕矣速之  
七矣

醜夷平

語頗泄，皓聞知，以彧等舊臣，且以計忍而陰御之，  
後因會以毒酒飲彧，傳酒人私減之，又飲留平，平  
覺之，服他藥以解，得不死，彧自殺，平憂慙月餘亦  
死。

何定好穢發聞，伏誅，皓以其惡似張布，追改定名為  
布。

江表傳曰：定，汝南人，本孫權給使也，後出補吏，定  
佞邪，僭媚自表，先帝舊人求還，內侍皓以為樓下  
都尉，典知醕糴事，專為威福，而皓信任委以眾事，  
定為子求少府李勗女，不許，定拔劍譖勗於皓，皓

三國志

吳書三孫皓

三

尺口誅之焚其尸定又使諸將各上好犬皆千里  
遠求一犬至直數千匹御犬率具纓直錢一萬一  
犬一兵養以捕兔供厨所獲無幾吳人皆歸罪於  
定而皓以為忠勤賜爵列侯 吳歷曰中書郎奚  
熙譖宛陵令賀惠惠劾免也遣使者徐粲訊治熙  
又譖粲顧護不即決斷皓遣使就宛陵斬粲收惠  
付獄會赦得免

失刑

二年春三月以陸抗為大司馬司徒丁固卒秋九月  
改封淮陽為魯東平為齊又封陳留章陵第九王凡  
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皓愛妾或使人至市劫奪

龍妾侵市

失刑

百姓財物司市中郎將陳聲素皓幸臣也恃皓寵遇  
繩之以法妾以愬皓皓大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  
其身於四望之下是歲太尉范曄卒三年會稽妖言  
章安侯奮當為天子臨海太守奚熙與會稽太守郭  
誕書非論國政誕但白熙書不白妖言送併建安作  
船

妖

郭誕

郡疇

會稽邵氏家傳曰郡疇字温伯時為誕功曹誕被  
收惶遽無以自明疇進曰疇今自在疇之事明府  
何憂遂詣吏自列云不白妖言事出于已非府君  
罪吏上疇辭皓怒猶盛疇慮誕卒不免遂自殺以

奇士

證之臨亡置辭曰疇生長邊陲不聞教道得以門  
資躬身本郡踰越儕類位極朝右不能贊揚盛化  
養之以福今妖訛橫興王國亂紀疇以尊嗜之語  
本非事實雖家誦人詠不足有慮天下重器而匹  
夫橫議疾其醜聲不忍聞見欲含垢藏疾不韋之  
翰筆鎮躁歸靜使之自息愚心勤勤每執斯旨故  
誕屈其所是默以見從此之為愆實由於疇謹不  
敢逃死歸罪有司唯乞天鑒特垂清察吏收疇喪  
得辭以聞皓乃免誕大刑送侍建安作船疇亡時  
年四十皓嘉疇節義詔郡縣圖形廟堂

疾

遣三郡督何植收熙熙發兵自衛斷絕海道熙部曲  
殺熙送首建業夷三族秋七月遣使者二十五人分  
至州郡科出亡叛大司馬陸抗卒自改年及是歲連  
太疫分鬱林為桂林郡

天冊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  
年月字於是大赦改年

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更開  
通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又於湖  
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上  
作皇帝字於是改年大赦會稽太守車浚湘東太守

車浚  
張詠

三國志

吳書三孫皓

三

失刑

熊陸

張詠不出筭緡就在所斬之狗首諸郡  
江表傳曰浚在公清忠備郡荒旱民無資糧表求  
振貸皓謂浚欲樹私恩遣人鼻首又尚書熊陸見  
皓酷虐微有所諫皓使人以刀環撞殺之身無完  
肌

秋八月京下督孫楷降晉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  
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  
世治太平始

江表傳曰歷陽縣有石山臨水高百丈其三十丈  
所有七穿駢羅穿中色黃赤不與本體相似俗相

如巫

詐書

傳謂之石印又云石印封發天下當太平下有祠  
屋巫祝言石印神有三郎時歷陽長表上言石印  
發皓遣使以太宰祭歷山巫言石印三郎說天下  
左太平使者作高梯上看印文詐以朱書石作二  
十字還以啓皓皓大喜曰吳當為九州作都渚平  
從大皇帝及孤四世矣太平之主非孤復誰重遣  
使以印授拜三郎為王又刻石立銘褒贊靈德以  
答休祥

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各曰石室在所表  
為人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

計禪

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以擬石文

孫慎反

天紀元年夏夏口督孫慎出江夏汝南燒略居民初

張儉誅

騶子張儉多所譖曰累遷為司直中郎將封侯甚見

寵愛是歲奸情發聞伏誅

江表傳曰儉父會稽山陰縣卒也知儉不良上表云若用儉為司直有罪乞不從坐皓誅之儉表正彈曲二十人專糾司不法於是愛惡相攻互相謗告彈曲承言收累囹圄聽訟失理獄以賄成人民窮困無所措手足儉奢淫無厭取小妻三十餘人擅殺無辜眾奸並發父子俱見車裂

郭馬反

二年秋七月立成紀宣威等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

三年夏郭馬反馬本合浦太守修允部曲督允轉桂林太守疾病住廣州先遣馬將五百兵至郡安撫諸夷允死兵當分給馬等累世舊軍不樂離別皓時又科實廣州戶口馬與部曲將何典王族吳述殷興等因此恐動兵民合聚人眾攻殺廣州督虞授馬自號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興廣州刺史述南海太守典攻蒼梧族攻始興

漢晉春秋曰先是吳有說讖者曰吳之敗兵起南

蘇士吳者公孫也。皓聞之，文武職位，至于卒伍，有姓公孫者，皆徙於廣州，不令停江邊。及聞馬反，犬懼曰：「此天亡也。」

張悌

八月，以軍師張悌為丞相，牛渚都督何植為司徒，執金吾滕循為司空，未拜，轉鎮南將軍，假節領廣州牧，率萬人從東道討馬興。族遇于始興，未得前，馬殺南海太守劉略，逐廣州刺史徐旗。皓又遣徐陵督陶濬將七千人從西道，命交州牧陶璜部伍所領及合浦鬱林諸郡兵，當與東西軍共擊馬。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耆家，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三分，又有買

陶璜

陶璜

晉兵八

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廣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菜，綠色，東觀叅圖名鬼目，作芝草，買菜作平慮，莫遂以者為侍芝郎。平為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冬，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佃向涂中，安東將軍王渾、揚州刺史周浚、向牛渚，建威將軍王戎向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向夏口，鎮南將軍杜預向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浮江東下，太尉賈充為大都督，量宜處要，盡軍勢之中。陶濬至武昌，聞北軍大出，停駐不前。初，皓每宴會羣臣，無不咸令沉醉，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為司過之

荒酷



吏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逆視之咎謬言之愆恩有不舉大者即加威刑小者輒以為罪後宮數千而採擇無已又激水入宮官人有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剝人之面或鑿人之眼岑昏險諛貴幸致位九列好興功役眾所患苦是以上下離心莫為昭盡力蓋積惡已極不復堪命故也

吳平後晉侍中庾峻等問昭侍中李仁曰聞吳主披人面則人足有諸乎仁曰以告者過此君子惡虧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蓋此事也若信有之亦不足怪昔唐虞五刑三代七辟肉刑之制未為酷

虞眊為一國之主秉殺生之柄罪人陷法加之以懲何足多罪夫受堯誅者不能無怨受桀賞者不能無慕此人情也又問曰云歸命侯乃惡人橫睛逆視皆鑿其眼有諸乎仁曰亦無此事傳之者謬耳曲禮曰視天子由裕以下視諸侯由順以下視大夫由衡視士則平而得游目五步之內視上於衡則傲下於帶則憂旁則邪以禮視瞻高下不可不慎况人君乎哉視人君相迕是乃禮所謂傲慢傲慢則無禮無禮則不臣不臣則犯罪犯罪則陷不則矣正使有之將有何失凡仁所答峻等皆善

之文多不悉載

四年春立中山代等十一王，大赦。濬彬所至，則土崩瓦解，靡有禦者。預又斬江陵督伍延、渾復，斬丞相張悌、丹楊太守沈瑩等，所在戰克。

伍延渾

沈瑩

孫震

于寶、晉紀曰：吳丞相軍師張悌、護軍孫震、丹楊太守沈瑩，帥眾三萬濟江，圍成陽都尉張喬於楊荷橋。眾在七十里，柵自守，舉白接告降。吳副軍師諸葛靚欲屠之，悌曰：「疆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此等以救兵未至而力少，故且偽降以緩我，非來伏也。」因其無戰心而盡阬之，可以成

三軍之氣若舍之而前，必為後患。悌不從，撫之而進，與討吳護軍張翰、揚州刺史周浚成陣相對。沈瑩領丹楊銳卒刀楯五千，號曰青巾，兵前後屢陷堅陣，於是沈瑩淮南軍三衝不動，退引亂。薛勝、蔣班因其亂而乘之，吳軍以次土崩，將帥不能正張喬，又出其後，大敗吳軍于版橋，獲悌、震、瑩等。襄陽記曰：悌字巨先，襄陽人，少有名理。孫休時為屯騎校尉，魏伐蜀，吳人問策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智力雖豐，而百姓未服也。今又竭其資力，遠征巴蜀，兵勞民疲，而不知恤，敗於不暇，何以能

濟昔夫差伐齊非不克勝所以危亡不憂其本也  
況彼之事地乎悌曰不然曹攄雖功蓋中夏威震  
四海崇詐杖術征伐無已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  
也。不獻承之係以慘虐內興宮室外懼雄豪東西  
馳驅無歲獲安彼之失民爲日久矣司馬懿父子  
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爲之  
謀主而救其疾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  
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摧堅敵如折枯  
蕩異同如反掌任賢使能各盡其心非智勇兼入  
孰能如之其威武張矣本根固矣羣情服矣然計

立矣今蜀闇官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我黷武民勞  
卒弊競于外利不修守備彼彊弱不同智筭亦勝  
因危而伐殆其克乎若其不克不過無功終無退  
北之憂覆軍之慮也何爲不可哉昔楚劔利而秦  
昭懼孟明用而晉人憂彼之得志故我之大患也  
吳人笑其言而蜀果降于魏晉來伐吳昭使攄督  
沉瑩諸葛靚率衆三萬渡江逆之至牛渚沈瑩曰  
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今碩國大舉萬里齊力必悉  
益州之衆浮江而下我上流諸軍無有戒備名將  
皆死幼少當在恐邊江諸城盡莫能禦也晉之水

軍必至於此矣。宜畜衆力，待來一戰。若勝之日，江西自清。上方雖壞，可還取之。今渡江逆戰，勝不可保。若或摧喪，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來至此，衆心必駭懼，不可復整。今宜渡江，可用決戰力爭。若其敗喪，則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勝，則北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威南上，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行散盡，相與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遂渡江，戰，吳軍大敗。諸葛靚與五百人退走，使過迎悌。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謂

曰：且夫天下存亡有大數，豈卿一人所知？如何故自取死？爲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作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所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殉社稷，復何遁邪？莫宰曳之。如是，說流涕放之，去百餘步，已見爲晉軍所殺。吳錄曰：悌少知名，及處大任，希合時趣，將護左右，清論譏之。搜神記曰：臨海松陽人柳榮，從悌至楊府，榮病歿船中。二日，時軍已上岸，無有理之者。忽然大呼，言人縛軍師，人縛軍師，聲激揚，遂活。人問之，榮曰：上天北斗門下，卒見人縛張悌，意中大愕。

不覺大呼言何以縛張軍師門下人怒榮叱逐使去榮便去怖懼口餘聲發揚耳其日悌戰死榮至晉元帝時猶在

三月丙寅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誅殺昏皓惶憤從之

于寶晉紀曰皓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謂皓曰北軍日近而兵不舉亦陛下將如之何皓曰何故對曰坐昏昏皓獨言若爾當以奴謝百姓衆因曰唯遂並起收昏皓駢追止已屠之也

戊辰陶濬從武昌還即引見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

皆小今得二萬兵乘大船戰自足擊之於是合衆授濬節鉞明日當發其夜衆悉逃走而王濬順流將至司馬佃王渾皆臨近境皓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冲等計分遣使奉書於濬佃渾曰昔漢室失統九州分裂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遂分阻山川與魏乖隔今本晉龍興德覆四海閭閻劣偷安未喻天命至于今者猥煩六軍衡蓋路次遠臨江渚舉國震惶假息漏刻敢緣天朝含弘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夔等奉所佩印綬委質請命惟垂信納以濟元元

江表傳載皓將敗與舅何植書曰昔大皇帝以神

吳諸臣不  
言而及其  
亡也言之  
夫

武之略奮三千之卒割據江南席卷交廣開拓洪  
基欲祚之萬世至孤末德嗣守成績不能懷集黎  
元多為咎闕以違天度闇昧之變反謂之祥致使  
南蠻逆亂征討未克聞晉大衆遠來臨江庶竭  
率衆皆摧退而張悌不反喪軍過半孤甚愧悵于  
今無聊得陶濬表云武昌以西並復不守不守者  
非糧不足非城不固兵將背戰耳兵之背戰豈然  
兵邪孤之罪也天文縣變於上士民憤嘆於下觀  
此事勢危如累卵吳祚終訖何其局哉天匪亡吳  
孤所招也瞋目黃髮當復何顏見四帝乎公其最

勉奇謨飛筆以聞昭又遺羣臣書曰孤以不德忝  
繼先軌處位歷年政教凶勃遂令百姓久困塗炭  
至使一朝歸命有道社稷傾覆宗廟無主慙愧山  
積沒有餘罪自惟空薄過偷尊號才瓊質穢任重  
王公故周易有折鼎之誠詩人有彼其之譏自居  
宮室仍抱篤疾計有不足思慮失中多所荒替邊  
側小人因生酷虐虐毒橫流忠順被害闇昧不覺  
尋其壅蔽孤負諸君事已難圖覆水不可收也今  
木晉平治四海勞心務於擢賢誠是英俊展節之  
秋也管仲極讐桓公用之良平去楚入為漢臣舍

亂就理，非不忠也。莫以移朝改朔，用損厥志。嘉勗休尚，愛敬動靜。夫復何言！投筆而已。

壬申，王濬最先到。於是受皓之降，解縛焚觀，延請相見。

晉陽秋曰：濬收其圖籍，領州四郡，四十二縣，三百一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米穀二百八十萬斛，舟船五千餘艘，後宮五千餘人。

皓致印綬於已，遣使送皓。皓舉家西遷，以太康元年五月丁亥集于京邑。四月甲申，詔曰：孫皓窮迫

歸命侯

歸降，前詔待之，以不死。今皓垂至，意猶愍之。其賜號為歸命侯，進給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穀五千斛，錢五十萬緡，五百匹，絲五百斤。皓太子瑾拜中郎，諸子為王者，拜郎中。

搜神記曰：吳以草創之國，信不堅固，邊屯守將皆篤其妻子，各曰：保質童子少年，以類相與嬉遊者，比有千數。永安二年三月，有一異兒，長四尺餘，年可六七歲，衣青衣，來從羣兒戲。諸兒莫之識也。皆問曰：爾誰家小兒？今日忽來。荅曰：見爾羣戲樂，故來耳。詳而視之，眼有光芒，燭燭外射。諸兒畏之，重

問其故兒乃荅曰爾惡我乎我非人也乃熒惑星也將有以告爾三公鉏司馬如諸兒大驚或走告大人大人馳往觀之兒曰舍爾去乎竦身而躍即以化矣仰面視之若引一匹練以登天大人來者猶及見焉飄飄漸高有頃而及時吳政峻急莫敢宣也後五年而蜀亡六年而晉興至是而吳滅司馬如矣 干寶晉紀曰王濬治船於蜀吾彥取其流梯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江皓弗從陸抗之克步闡皓意張大乃使尚廣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願對曰吉

吉彥

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故皓不修其政而恒有窺王國之志是歲也實在庚子  
五年皓死于洛陽

吳錄曰皓以四年十二月死時年四十二薨河南  
將界

評曰孫亮童孺而無賢輔其替位不終必然之勢也休以舊愛宿恩任用與在不能拔進良亦改絃易張雖志好善學何益救亂乎又使既廢之亮不得其死友于之義薄矣皓之淫刑所濫隕斃流黜者蓋不可勝數是以羣下人人惴恐皆日日以冀朝不謀夕其



災惑巫祝交致祥瑞以爲至急昔舜禹躬稼至聖之德猶或矢誓衆臣予違女弼或拜昌言常若不及况時凶頑肆行殘暴忠諫者誅讒諛者進虐用其民窮淫極後宜腰首分離以謝百姓既蒙不死之詔復加歸命之寵豈非曠蕩之恩過厚之澤也哉

孫盛曰夫古之立君所以司牧羣黎故必仰協乾坤覆燾萬物若乃淫虐是縱酷被羣生則天人殛之勦絕其祚奪其南面之尊加其獨夫之戮是故湯武抗鉞不犯不順之譏漢高奮劍而無失籛之議行者誠四海之酷讐而人神之所損故也况酷

罪爲通寇虐過幸矣梟首素旗猶不足以謝冤魂洿室荐社未足以紀暴迹而乃優以顯命寵錫仍加豈恭行天罰伐罪弼民之義乎是以知僭逆之不懲而凶酷之莫戒諺云取彼諸人投畀豺虎聊諧猶然矧諸虐乎且神旂電掃兵臨僞窟理窮勢迫然後請命不赦之罪既彰三驅之義又塞極之權道亦無取焉 陸機著辨亡論言吳之所以亡其上篇曰昔漢氏失御奸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果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

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蕩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  
清宗枋蒸禮皇祖於時雲興之將帶州颺起之師  
跨邑哮鬪之羣風驅熊羆之族霧集雖兵以義合  
同盟戮力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  
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若此其著者也武烈既  
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摯遺老與之  
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  
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飾法修師而威德  
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爲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  
爲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

同方者以類附等弊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  
將非伐諸華誅鉏于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于  
紫闥挾天子以念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旣  
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隕用集我大皇帝  
以奇蹤襲於逸軌獻心發乎令圖從政盜於故實  
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薦固申之以節儉疇咨  
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  
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影驚異人輻輳猛  
士如林於是張昭爲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  
疇入爲腹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

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  
宣其加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聲名光國政  
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  
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  
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德董襲  
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謀無遺  
筭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  
爭衡矣魏氏嘗籍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淫鄧塞  
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楫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族  
虎步原隰謀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海之

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  
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漢王亦馮帝王之號率  
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  
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  
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籠  
之戰子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摧鋒勢斲財  
匱而吳竟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  
躋天號鼎峙而立西屠庸蜀之郊北裂淮漢之浹  
東苞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  
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

而守長戟勁鍛望風而奮庶尹盡規于上四民展業于下化協殊裔風俗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于外閑明珠璋寶輝於內府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起轡軒騁于南荒衝朝息于朔野齊民免于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歿幼主蒞朝奸回肆虐景皇聿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爲公卿

婁玄賀劭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良爰及未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釁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陣民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輪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之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譎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其下篇曰昔三方之玉也

魏人據中夏漢氏存岷益吳制荆揚而有交廣曹  
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劉公因險節  
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  
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深遠矣其求言如不及恤  
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  
呂蒙於戎行識潘濬于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  
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逼執鞭勒躬以重陸  
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以豐  
功臣之賞披懷虛已以納謀士之策故魯肅一而  
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雀游田

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  
除刑政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  
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揚劫以育凌統之孤登壇  
慷慨歸魯肅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  
臣競盡其謀志士咸徇其勳於洪規遠略固不厭夫  
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  
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譁朕何宮室  
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  
缺粗修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  
之具亦足以爲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

野沃其民練其財豐其器利東負滄海西阻險塞  
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見有  
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  
敦率遺憲動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  
永安未有危亡之患。或曰吳蜀唇齒之國蜀滅則  
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  
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  
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  
不過千夫軸艦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  
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

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  
羣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陸公以四瀆天地之所  
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  
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卽荆揚而乘舟楫之用  
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山以待禽耳。逮步闡之亂  
憑保城以延疆寇重資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  
衆雲翔電發旌旆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  
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  
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案甲養威反虜蹤跡待戮  
而不敢北闕生路疆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

銳師三千西禦水軍東西回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蹙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悴不其然與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

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氓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業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邁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恭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冲以誘俊又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同患則其難不足卹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